

军旅点滴

歌起高原

■ 罗浩

连里来了新兵。晚饭后,我带他们整理内务,有一名新兵问我:“班长,高原上最难忘的是什么?”

我想了想,说:“唱歌。”

7年前,在我新兵下连第三天,连队接到命令整建制开赴高原。我还没来得及记住班里战友的名字,就背起背囊爬上大厢板。车行戈壁,第一天傍晚在托克逊附近宿营,风沙大得让我们睁不开眼。我们刚把帐篷布展开,一阵风掀过来,布角从手里滑脱。几个人扑上去拽住鼓得像风帆一样的帐篷布,沙子打得脸生疼。

帐篷搭好,天已黑透。我们钻进睡袋,谁也没说话。戈壁的风一整夜没停,帐篷布被吹得啪啪响。后来我问战友李欣恒,那天晚上睡着没有。他说没有,有些想家。

第二天傍晚,帐篷搭得快了些。天擦黑时,指导员在帐篷外面喊:“各班排,到三号帐篷集合。”

三号帐篷是连部的指挥帐篷。我们钻进去,里面已经坐了不少人。没有灯,有人掏出手电筒,一束束光柱打在帐篷顶上。接着是第二束、第三束……十几束光交错在一起,帐篷里亮堂起来。光柱里,能看见细小的沙尘在飘浮。

指导员站在中间,胸前别着一支手电筒。他说:“这两天大家辛苦了。今天不干别的,咱们唱首歌。”

他起了个头:“听吧,新征程号角吹响,预备——唱!”

我们声音不大。两天奔波的疲惫,加上戈壁的干燥,嗓子发不出力。指导员的手在半空打着拍子,胸前的手电筒跟着晃动。

唱到第二遍的时候,李欣恒的声音突然大了起来,旁边几个人也跟着扯开嗓子。一个接一个,我们的声音越来越大。

“国要强,我们就要担当……”唱到这句时,有人用脚踩着地面打拍子,沙尘扬起。我看见对面的战友,脸上还挂着灰,眼睛却亮着光。

唱完之后,指导员没有说话,只是看着我们笑。帐篷里安静了几秒钟,只听见风在外面吼。

之后几天,傍晚搭好帐篷,唱歌就成了必不可少的项目。先是连里统一组织,后来排与排之间开始拉歌。三排长站在两排帐篷中间的空地上喊:“三排的,来一个!”二排那边马上回应:“一二三四五,我们等得好辛苦!”喊声、歌声飘出去很远。

第七天,我们到了驻训地。

下车走了几步,脑袋开始发胀,腿发酸,胸口像压了块石头。指导员集合队伍,开饭前照例要唱首歌。他站在队列前面说:“对高原要敬畏,但不要怕。”

我们张嘴唱,声音比在平原小了一些,但没有一个人停下来。

在驻训地安顿下来,我学会的歌越来越多,《军中绿花》《小白杨》……没人组织,一个铺上起了头,半个排都跟着唱。

高原上干活,搬石头修工事,累的时候有人喊一嗓子:“唱一首(团结就是力量)!”歌声就起来了。一边唱一边干,手上的动作反而快了。负重行军10公里,走到最后几公里,谁也没唱出完整的歌,就开始哼。调子从队伍前头飘到后头,把所有人的脚步连在一起。

每次演训回来,灰头土脸爬上大厢板,大家靠在一起,车厢里就响起歌声。唱什么的都有,有人会把声音拔高直到破音,大家就笑,笑着笑着又接着唱。

歌越唱越有劲,人也越唱越坚强。后来我当了班长,带新兵的时候,会在第一次拉练的傍晚把大家聚在一起,教他们唱军歌。

眼下,对于“高原上最难忘的是唱歌”,新兵还不太理解。我没有多解释。当他也像我一样,经历过,唱过就懂了。在最苦最累的时候和战友一起张开嘴,把同一首歌从嗓子里吼出来,戈壁就没那么大了,高原就没那么高了,路就没那么长了。歌声能把一群人的心拉到一起,拧成一股绳。

国防纪事

阳光透过窗棂,洒在铺满红纸的案几上。

叶庆华俯着身子,刻刀在纸上游走,纸屑簌簌地落下来。

这是她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刻的第90幅作品。画面里,长长的队伍跋涉在山水间,老红军、雷锋、丈夫孟祥斌,还有她自己,手拉着手,往前走。

叶庆华的童年,萦绕着剪刀在纸张间游走的声音。

她在江西老家读小学时,班主任邹老师下课后爱掏出一张红纸静静地剪。不一会儿,红纸上就有了人——有的穿着军装挎着枪,有的踩着草鞋攀高山。

“这是红军战士在走长征路。”邹老师对她说道。

她记得邹老师剪得最多的是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兵,身后跟着一群年轻的战士。有时候,邹老师对一个轮廓要仔仔细细地修好几遍。

小时候的叶庆华不懂,那些人,那些路,老师为啥一遍一遍地剪。很多年后她明白,有些人一辈子走不出那段路。

就像她的外公黄元庆。

黄元庆1927年入党,1933年从江西弋阳走到瑞金,一年后踏上长征路。叶庆华记得外公晚年常说的一句话:“长征路上牺牲了很多战友,他们没看到新中国的样子。”

讲起两个表弟,他总是说着说着就沉默了。

黄月湘,过草地时陷入泥沼。“那是一片看上去结实的草甸子,谁知一脚踏下去,底下全是水。”黄月湘的身子一点一点往下沉,战友伸手去拉,够不着。临死面前,黄月湘把干粮袋解下来,用力推给战友。里面是几把炒青稞面,救了3个人。

黄秋湘,翻夹金山时倒下了。那座山,当地人叫“神仙山”。黄秋湘走到半山腰坐下来歇脚,就再也站不起来。

“我们老红十军参加长征,最后到达陕北的,江西弋阳籍战友不到100人。”叶庆华说,外公对她说这话时,浑浊的眼睛望着窗外,好像能穿过几十年时光,看见那些倒在路上的身影。

红色记忆

湘江北去,不舍昼夜。八桂大地的春日风烟里,那条蜿蜒于都庞岭与越城岭之间的江流,依旧裹挟着92年前未散的英气,漫过兴安、全州、田垄与山岗。两岸灌木葱郁,风掠过枝叶,似在低诉那场关乎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鏖战。

广西全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大厅内,一幅泛黄的国民党军围追堵截作战计划图静静展陈。驻足图前,92年前的峥嵘岁月铺展眼前。长征伊始,最高“三人团”确定的首个落脚点,是赴湘西与红二、红六军团会合,开辟新的苏区。中央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,蒋介石判明西进战略意图,调集国民党中央军、湘军、桂军、粤军共40万兵力,在湘江以东的兴安、全州、灌阳之间,布下前堵后追、两侧夹击的“铁三角口袋阵”,妄图将中央红军全歼于湘、漓两水以东地域。

展厅内的史料无声诉说着当年的争论。中央红军进入湘南后,毛泽东、彭德怀多次举行军方向提出“保存自己,消灭敌人”的战略建议,却被博古、李德束之高阁。1934年11月下旬,中央红军越过都庞岭进入广西境内,毛泽东坚决反对“左”倾领导者在全州南面强渡湘江的错误主张,再次力陈改变进军方向,依旧未能撼动僵化的决策。

1934年11月25日,中革军委下令红军分4路纵队,从全州、兴安之间强渡湘江,突破第四道封锁线。11月27日,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渡江,成功控制界首至脚山铺间的全部渡河点。此时若红军轻装疾进,本可以较小损失完成渡江。然而,“左”倾领导者把外线转移变成一次根据地“大搬家”式的转移,将

二

日子在剪刀和刻刀声里流走。叶庆华长大了,当了老师,结了婚。她的丈夫孟祥斌是一名军人,部队驻地在浙江金华。

2007年11月30日,孟祥斌陪到部队探亲的叶庆华和3岁女儿去金华市区购物时,从10多米高的桥上纵身跳入婺江,救下轻生跳江的女青年。孟祥斌因体力耗尽,沉入江中,英勇牺牲,年仅28岁。

之后很长一段时间,叶庆华的世界没了颜色。她整夜整夜睡不着,翻来覆去地想一个问题:这是怎样的信念,让一个人可以毫不犹豫地转身,把生的希望留给素不相识的人?

2008年清明节,叶庆华去了山东枣庄,在一场纪念活动上见到雷锋班第四任班长曲建文。曲建文听了她的故事,沉默了很久,然后说:“我带你去见一个人。”

那个人叫虞仁昌,是雷锋的老连长。他握着叶庆华的手,没有说太多安慰的话,只是慢慢讲起雷锋。

“小雷个子不高,笑起来憨憨的。他人伍第一天就来找我,说:‘连长,我能不能多干点活?’他做什么事都特别认真。”虞仁昌说着说着,眼眶红了,“22岁就走了……”

老人擦了擦眼睛,看着叶庆华,声音有些颤抖:“孩子,孟祥斌是当代的雷锋。你要振作起来,把我的精神传下去。”

老人的鼓励,温暖着叶庆华的心房。后来,她在整理丈夫遗物时,翻到了他的入党申请书,上面写着一句话:“雷锋精神只有进行时,没有过去时。”这句话像一道光,驱散了她心里积累许久的雾。

她忽然懂了。外公的长征和丈夫的纵身一跃,缘于他们把信念装进滚烫的胸膛,在关键时刻,可以把所有都交出去,包括生命。

三

那年春天过后,叶庆华的生活有了新的走向。

一个电话打来,那头是两个女孩的声音——美华和丽华,家住江西的一对姐妹,孟祥斌生前资助的学生。得知孟叔叔牺牲,姐妹俩辗转找到号码,想安慰这位素未谋面的阿姨。

“孟叔叔走了,今后我来陪伴你们。”叶庆华说。

那个周末,叶庆华从浙江金华赶到江西的一个县城,然后转两趟汽车,再

血色战场

■ 宋海峰

所有“坛坛罐罐”统统带上,红军大部队还要护卫代号“红星”的军委第一纵队、代号“红章”的军委第二纵队,行军缓慢,最终错失绝佳战机。

灌阳新圩,兴安光华铺,全州脚山铺,三大战场呈鼎足之势,死死扼守着红军西进路线。1934年11月26日下午,红三军团第五师接令驰援新圩;28日凌晨,桂军向红五师发起疯狂进攻,长征以来最为惨烈的血战正式打响。离界首渡口数百米的三官堂,曾是红三军团的临时指挥部,为阻击全州、灌阳方向来敌,确保后续部队顺利过江,彭德怀在此坐镇指挥光华铺阻击战。

这场阻击战以红三军团第四师为主力,后由红五师接替防务。红五师第十团与敌军展开反复拉锯,阵地数次易手。夜半时分,敌军一部迂回至红三营阵地后方,直扑界首渡口,团长沈述清率部奋勇反击,不幸中弹牺牲。接任团长的师参谋长杜中美即刻顶上前线,亦壮烈捐躯。脚穿草鞋,身裹单衣的红军将士,前仆后继击退敌军一次次猛攻,牢牢守住界首渡口的浮桥通道。

全州以南的脚山铺,是红军右翼的重要屏障,红一军团第一师、第二师在此展开殊死阻击。时任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后来回忆:“敌众我寡,但在‘一切为了苏维埃新中国’的口号下,我们的士气惊天而泣鬼神……炮声隆隆,杀声震天。在茂密的松林间,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拼杀战。”

红一、红二师将士与敌军展开白刃格斗,阵地反复争夺,尸横遍野。有的连队打到最后仅剩十几人,仍死守阵地。红二师第五团政委易荡平身负重伤,陷入重围,为避免俘受辱,毅然饮弹自尽,26岁的青春永远定格在湘江之畔。

1934年12月1日,晨曦刺破漫天硝烟,中共中央、中革军委、红军总政治部

走一段土路,找到姐妹俩的家。

这是一间很小的土坯房,墙上糊着旧报纸,窗户的玻璃碎了一块,用塑料布蒙着。父母身体不好,家里的收入来源全靠几亩地。叶庆华从包里掏出两件棉衣,又塞给姐妹俩一个信封,里面装着学费:“孟叔叔不在了,你们的事就是我的事。”

后来,叶庆华辗转找到孟祥斌生前资助过的每一个孩子,也找到了更多需要帮助的孩子。有的在山东,有的在安徽,有的在浙江,她买最便宜的火车票、住最便宜的旅馆,去给孩子们送学费、送衣服、送书本,还有信。

信里讲外公的长征,讲孟祥斌的事,讲雷锋精神。她在信里写道:“你们不用记着我,但要记得,有人希望你们好好长大”“将来你们有能力了,也要去帮别人”“一个人活着,能照亮别人,就不白活”……

四

这些年,叶庆华踏上一条属于自己的“长征”路。这条路没有雪山草地,却同样是艰难曲折的跋涉。

她走访老兵,听他们讲战场上的故事,并翔实地记录下来;她去寻访烈士遗属,颠簸在乡间小道上。夜深人静时,她累得不想动弹。但她没有停下。在这条路上走着走着,她发现要做的事越来越多。

有些烈士牺牲时太年轻,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。他们的面容渐渐消失在时间里。叶庆华想,能不能为他们做点什么?

她联系安徽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志愿者团队,发起“为烈士画像”公益项目,请美术专业的师生根据老兵的口述、战友的回忆、烈士亲属的描述,一笔一笔还原烈士的模样。一个轮廓,要反复修改十几遍;一双眼睛,要调整到老兵点头说“像,就是他”。

“为烈士画像”公益项目启动后,她陆续收到全国各地800多位烈士家属的请求。每一幅画像,她都要核实信息。有时候一位烈士的信息要查好几个地方的档案,打电话打到嗓子哑,跑到亲属家,但她从不敷衍:“对于烈士的信息和细节,不能有一点马虎。”

有一次,一位90多岁的老兵找到她,说想“见一见”当年牺牲的连长。叶庆华请志愿者根据老兵的口述绘制画像。老兵一边说,一边流泪:“他个子比我高一点,瘦瘦的,颧骨有点高……眉毛很浓,眼睛不大,但是很有神……笑起来嘴角往上翘,像月牙……”

的紧急电报传遍全军,字里行间透着生死攸关的紧迫感:“一日战斗,关系我野战军全部,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,否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……我们不为胜利者,即为战败者,胜负关系全局……望高举胜利的旗帜,向着火线上去。”

这是决定命运的一天。敌军发起全线总攻,飞机大炮对红军的各个阻击阵地狂轰滥炸,地面部队分路猛攻,妄图夺回渡口,围歼红军。漫天硝烟里,回荡着红军将士“决不能让党中央和中央纵队受到任何损失”的呐喊。英勇的红军将士拼死血战,成功掩护党中央和红军大部队渡过湘江。

担负殿后任务的红五军团,在永安关、水车一带顽强阻击追兵。完成掩护主力过江的任务后,第三十四师被阻于湘江东岸,在灌阳、道县一带转战周旋,予敌重大杀伤,终因寡不敌众、弹尽粮绝,几近全军覆没。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被俘,在押送途中的担架上,断肠明志,壮烈牺牲,用生命践行“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”的铮铮誓言。

湘江的浪涛翻滚不息,仿佛在诉说着那段悲壮往事。这场恶战,让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.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。一草一木一英雄,一山一石一丰碑。桂北民间流传的“英雄血染湘江渡,江底尽埋英烈骨,三年不饮湘江水,十年不食湘江鱼”,是血色战场的沉痛印记,更是对红军将士一往无前、向死而生崇高精神的颂扬。

湘江战役的惨痛教训,使得红军指战员在思想上发生重大转变,开始深入反思“左”倾教条主义错误。这为遵义会议的召开,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思想基础。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浴火重生,挣脱错误路线的桎梏,开启走向胜利的新征程。

画像改到第七遍,老兵看了很久,然后抱着画像哭得像个孩子:“连长,是你,是你!”

那些烈士的名字,有的刻在烈士陵园的碑上,有的只在老兵的记忆里。叶庆华一个一个去找,一个一个去问,把被时间冲散的故事拼起来。她说:“哪怕只带一位烈士找到家,只让一个后人见到亲人的模样,这条路就走对了。”

五

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叶庆华想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长征的敬意,对牺牲在长征路上烈士的缅怀。

她拿起剪刀和刻刀,创作的每一幅作品都是一个故事:四渡赤水、飞夺泸定桥、过草地、爬雪山……她把外公讲过的场景,一刀一刀刻进红纸。刀锋游走间,仿佛与那段历史对话。

刻到黄月湘把干粮袋推给战友的细节,她停下刀,久久没动。她想起外公讲这个故事时的神情,想起那张挂在老家墙上的泛黄烈士证明书。

刻到黄秋湘牺牲在夹金山时,她着意突出了风雪之大。纸张一角,只剩半截冻硬的绑腿立在雪地里。她刻着刻着,眼泪就掉了下来。

那一刻,叶庆华想起外公说的那句话:“我们这代人的路走完了,可长征还在继续。”

叶庆华的剪纸作品越来越多,有外公过草地的身影,有孟祥斌救人的瞬间,有雷锋擦汽车的样子,还有边防战士站岗的背影。她把剪纸寄到边防,战士们回信说:“看着这些剪纸,就感受到亲人的牵挂,懂得肩上的责任。”

完成第90幅作品,细细端详时,叶庆华想起一件小事。

2025年冬,她资助过的一个孩子结婚,给她发来请柬。那个孩子在电话里说:“姨,我小时候不懂,为什么你每次来都要讲那些老故事。现在我懂了。人这一辈子,有些东西总是要往下传。”

婚礼现场,看着穿婚纱的孩子挽着父亲的手走向红毯,叶庆华想起多年前,自己也是这样挽着孟祥斌的手走进婚姻殿堂。她也想起外公曾经拉着她的手,说:“这些革命烈士,你要记得。”

记得——这两个字,那么简单,又那么沉甸甸。这些年,她刻的纸、找的人、讲的故事,说到底不就是为了这两个字吗?

记得——这条路,很长很长,外公走过,孟祥斌走过,她正在走。还会有人,一直走下去。

一瓣心香

界限

■ 薛培政

儿时的我,喜欢听爷爷讲古代清廉的故事,以廉为宝、俸银八两、陶母退鱼、悬鱼太守,等等,至今记忆犹新。我上学后,爷爷教我背诵《庄子·说剑》:“诸侯之剑,以知勇士为锋,以清廉士为镞,以贤士为脊,以忠圣士为镡,以豪杰士为夹……”我现在还能全文背诵。

爷爷幼时读过3年私塾,一辈子正派做人、热心助人,深受乡邻敬仰。1983年,我要报名参军,爷爷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。在我离家前的那天傍晚,爷爷把我叫到院外那棵老榆树下,给我讲了一段往事:

“1948年,淮海战役打响,我担任支前小车运输队小队长。部队打到哪里,我们就跟到哪里,宁可吃变质的菜团子,也从不动一粒军粮。那次遭遇敌机空袭,你16岁的堂爷爷在隐蔽粮车时,不幸被炮弹炸伤胳膊。见我失血过多,晚饭前,负责烧汤的民工和我商量,想从军粮中挖出半碗小米,做碗米汤为你堂爷爷补补身子,我坚决不同意。虽说受伤的是我堂弟,但那是支前的军粮,是公家的东西,一分一毫也不能动。中途歇息时,我见附近有个镇子,就想为你堂爷爷买点吃的东西,可是翻遍全身,也没找出一张毛票,无奈之下,我想起离家时,你奶奶为我做的那双新布鞋。于是,我抱着新布鞋进了镇子,换了几个白面馒头,塞给你堂爷爷。”

说到这里,爷爷郑重地告诫我:“你到了部队也一样,要分清公私的界限,公家的东西一分也不能沾。”

我深知爷爷的心思。多年前,我叔叔担任生产队保管员。那天,为队里卖黄烟的社员前来缴款,叔叔在清点钱币时,一枚面值贰分的硬币从三斗桌上掉了下来。年幼的我看到后,把这枚硬币捡起来就要往衣兜里装,正巧被爷爷看见。他大声呵斥道:“赶快把钱还给你叔叔。这是公家的钱,咱不能要!”就在那天,爷爷给我们兄弟几个立下一条规矩:公家的东西,一分也不能沾。

多年过去,爷爷的教诲一直回响在我的耳边。无论在部队服役,还是转业回地方工作,我都自觉做到公私分明。回顾几十年走过的路,我始终相信,分清公私的界限,是做人做事的底线。



山河锦绣(中国画)

胡家立作